

## 據安大簡談《詩經·秦風·權輿》「於我乎」

蔣文

### 摘要

本文參考安大簡《詩經》所提供的信息，對今本〈秦風·權輿〉兩章章首的「於我乎」如何讀解提出了新的意見。「我」應讀為「宜」、表「肉肴」，「於我（宜）乎」可譯作「在肉肴方面啊」；「於我（宜）乎，夏屋渠渠」、「於我（宜）乎，每食四簋」追憶過去吃高檔的肉食都享用不盡，其後的「今也每食無餘」、「今也每食不飽」則言如今粗茶淡飯尚不能果腹，落差鮮明。同時，安大簡本有關簡文的斷讀和理解應與今本統一，簡文「始也於我（宜）」意為「當初在肉肴方面」；簡本明言「始也」，使〈權輿〉今昔對比的脈絡清晰可見。

關鍵詞：《詩經》、〈權輿〉、安大簡、於我乎、宜

---

2022/12/29 收稿，2023/02/13 審查通過，2023/03/05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阜陽漢簡整理與研究」（21&ZD305）階段性成果之一。在構思、寫作本文的過程中先後得到任荷、陳劍、李林芳諸位師友的大力幫助，又蒙兩位匿名審查專家提供寶貴意見，謹誌謝忱。

\*\* 蔣文現職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DOI:10.30407/BDCL.202306\_(39).0004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Yuwohu* 於我乎 from the “Quanyu” Poetry in Light of the Anda *Shijing* Manuscripts

Jiang Wen

###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newly-discovered Anda *Shijing* Manuscrip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yuwohu* 於我乎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o chapters of “Quanyu” Poetry in the received *Shijing*. The *wo* 我 should be read as *yi* 宜, meaning “meat dishes,” so the phrase *yuyihu* 於我（宜）乎 can be translated as “in terms of meat dishes.” The lines *yuyihu xiawu ququ* 於我（宜）乎夏屋渠渠 and *yuyihu meishi sigui* 於我（宜）乎每食四簋 recall the past delight derived from unlimited premium meat dishes that unable to be finished, while the subsequent lines *jinye meishi wuyu* 今也每食無餘 and *jinye meishi bubao* 今也每食不飽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even plain food is not enough to satisfy the hunger.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nda Manuscripts version *shiyè yuyi* 始也於我（宜）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ceived version, meaning “at the beginning, in terms of meat dishes,” which clarifies the context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poetry.

Keywords: *Shijing*, “Quanyu” Poetry, Anda manuscripts, *yuwohu* 於我乎, *yi* 宜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 一、引言

今本毛詩〈秦風·權輿〉共兩章，章五句，全詩作：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sup>1</sup>

這短短十句之中，意思最難落實的是位於兩章開頭的「於我乎」。鄭箋謂：「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sup>2</sup>按照鄭箋的思路，「於」應是引進對象（即「我」）的介詞，「我」為人稱代詞，「乎」為語氣詞。歷代說詩者對「我」、「乎」皆無異說，但對「於」的理解存在分歧，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因循鄭箋，持這種看法的現代學者多將「於我乎」翻譯成「對於我啣」、<sup>3</sup>「對我啊／對待我啊」。<sup>4</sup>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於」所記錄的是一個嘆詞，如牟應震《詩問》謂：「於讀為烏……烏我乎，當日之食夏屋渠渠。」<sup>5</sup>郝懿行《爾雅義疏》亦持此類觀點。<sup>6</sup>此說頗得現代《詩經》研究者的贊同，影響較大的今注本很多都採納了這個意見，<sup>7</sup>將「於我乎」譯作「唉，我呀」、<sup>8</sup>「哎，我呀」。<sup>9</sup>此外，前

<sup>1</sup> 「今本毛詩」即所謂「今本《詩經》」或「通行本《詩經》」，是漢代四家詩中唯一流傳至今的《詩經》文本，也是今人普遍閱讀的《詩經》文本。此處所引今本《詩經》文句出自〔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796。標點係本文所加，下同，不再一一說明。

<sup>2</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796。或在「我」下點斷，斷作「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

<sup>3</sup> 陳子展著，徐志嘯編：《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0。

<sup>4</sup> 黃典誠：《詩經通譯新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57。原文譯作「當初對我啊」，並注釋說：「於我乎：從前對待我啊。『從前』是從下文的『權輿』推出來的。」

<sup>5</sup> 〔清〕牟應震：《詩問》，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頁88。

<sup>6</sup> 謂：「於與于同，亦語詞也。《詩》《書》俱古文作于，經典假借作於。於，本古文烏字。《說文》引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然則烏呼雙聲、疊韻之字，許意蓋以經典凡言烏呼者，皆取引聲以助氣，如《詩》云『於乎小子』、『於乎悠哉』、『於乎前王不忘』之類是也。若單言於者，則為歎美之詞，如《詩》云『於粲洒埽』、『於穆清廟』之類是也。於乎即烏呼，俗作嗚呼，非也。烏、于、呼三字古皆同聲，故經典或借於為于，《詩》『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見〔清〕郝懿行著，吳慶峰、張金霞、叢培卿、王其和點校：《爾雅義疏》（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2707。

<sup>7</sup> 高亨：「即嗚呼我。」見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75頁。屈萬里：「『於我乎』之於字，疑與〈曹·蜉蝣〉『於我』之於，〈豳·九罭〉『於女』之於，以及〈小雅·白駒〉『於焉』之於，並當讀如烏，為嘆詞。」見屈萬里：《詩經詮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頁156。此外余培林、向熹等亦取此說，分別

人將先秦秦漢文獻中的一些「於」訓為「厚」，偶爾也會聯繫到〈權輿〉「於我乎」，亦訓此「於」為「厚」，不過這種訓釋似乎未曾進入過詩經學的傳統之中。<sup>10</sup>

安大簡《詩經》的出現，為重新考慮〈權輿〉「於我乎」的含義提供了契機。原編號為「五十九」的竹簡後面大半段正對應今本〈權輿〉首章至二章前段，<sup>11</sup>簡文作：

勺(始)也於我，頭(夏)屋簷=(渠渠)，今也恐(每)飢(食)  
亡(無)余(餘)。于差(嗟)，不冉(稱)<sup>12</sup>權輿(與)。勺(始)  
也於我，毋(每)飢(食)八。<sup>13</sup>

今本「於我乎」所在的位置簡本作「始也於我」，這一異文引起了不少古文字研究者的注意，諸家圍繞簡本「始也於我」如何理解展開了一些討論。<sup>14</sup>總體來看，研究者基本都認同簡本「始也於我」作一句讀，也默認簡本「於我」與今本「於我乎」當統一作解，對「於」的解釋也不出歷代注解《詩經》時所提出的三種說法，即：引入對象的介詞、嘆詞「烏／嗚」、「厚」義的動詞。唯沈培先生別開蹊徑，對簡本的斷讀方案作了較大幅度的改動。沈先生提出簡本在「於」、「我」之間斷開(即「始也於我夏屋渠渠」斷作「始也於，我夏屋渠渠」)，

見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頁248頁；向熹：《詩經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85。

<sup>8</sup> 余冠英：《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35。

<sup>9</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60-361。

<sup>10</sup> 所涉文獻主要有：《呂氏春秋·不侵》「而猶以人之於己為念」，《墨子·非儒》「教行下必於上」、「舍公家而於季孫」，《潛夫論·交際》「俗人之相於也」，《潛夫論·釋難》「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風俗通義·過譽》「相於之義」。王利器將〈權輿〉「於我乎」和這些「於」聯繫了起來，見〔漢〕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97。

<sup>11</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36，「圖版」；頁113-114，「整理者釋文、注釋」。本文所謂「簡本」在不特別說明的情況下指安大簡《詩經》文本。

<sup>12</sup> 關於「冉」的讀法和理解，詳見本文第四節第三小節。

<sup>13</sup> 「八」後諸字應書於原編號為「六十」的竹簡，現已不存。

<sup>14</sup> 諸家意見可集中參看段伊晴：《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集釋》(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210-212；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收於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99-102。

「於」讀為表示停頓的「乎」，「我」作「夏屋渠渠」等句的主語。同時，他認為今本和簡本應分別作解，今本「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讀為「於焉」，意為「在那個時候」，今本的文本面貌由簡本演變而來，經歷了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sup>15</sup>

今本〈權輿〉「於我乎」如何解讀並非沒有探究的空間，而安大簡異文的出現也為此提供了有益的新線索，本文想就這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 二、諸說之失及本文的解決思路

由上節可知，現在關於如何理解今本「於我乎夏屋渠渠」及簡本「始也於我夏屋渠渠」大體已有四種方案，為清眉目，列表如下：

表 1

方案		一	二	三	四
今本	斷句	於我乎	於我乎	於我乎	於我乎
	「於」	介詞（引進對象）	嘆詞，「烏／鳴」	動詞，「厚」義	介詞
	「我」	人稱代詞	人稱代詞	人稱代詞	讀為「焉」
簡本	斷句	始也於我	始也於我	始也於我	始也於，我……
	「於」	介詞（引進對象）	嘆詞，「烏／鳴」	動詞，「厚」義	讀為「乎」
	「我」	人稱代詞	人稱代詞	人稱代詞	人稱代詞

方案一至三為何難以成立，沈培先生已作了不少論述，以下稍作梳理與補充。

首先看方案一。沈先生給出了兩點理由：一是他注意到簡本和今本一樣都作「於我」而不作「于我」，從用字習慣的角度論證了〈權輿〉之「於」不太可能是引進對象的介詞，「因為《詩經》用來引進對象的介詞通常用『于』而極少用『於』。《詩經》中的『於』如作介詞，主要是引進處所，用例也不多」；<sup>16</sup>二是他認為「如果把『於』看作是引進對象賓語『我（代詞）』，那麼

<sup>15</sup> 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 98-112。

<sup>16</sup> 同上註，頁 100-101。

『始也於我』跟下一句『夏屋渠渠』在語義上也很難銜接」。<sup>17</sup>其實，方案一的可疑之處還在於早期文獻中似找不到同樣用法的、表某人對我如何的「於我」。先秦文獻位於動詞或謂語之前的「於／于我」之例並不多（總體而言，動詞或謂語之前、用「於／于」引介的介賓結構就比較少），大多數都應理解為「對於我來說／對於我而言」，「於我」後的內容往往是「我」的觀點或是對「我」的影響，如：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sup>18</sup>

凡有季孫與無，於我孰利？（《左傳·昭公二十五年》）<sup>19</sup>

「如浮雲」是「我」的看法，是「我」認為「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孰利」是有無季孫兩種情況對「我」產生的影響。而在〈權輿〉中，「於我」後的「夏屋渠渠」、「每食四簋」顯然既非「我」的觀點也非對「我」的影響，似與一般的用法有別。綜合考慮，將〈權輿〉「於我」解為介詞「於」引進對象「我」並非毫無懷疑的空間。

接下來看方案二和方案三，這兩種相對容易排除。「於」解為嘆詞雖然較受現代《詩經》研究者的歡迎，單就今本而言也大體可通，但在安大簡的材料出現之後基本已可放棄。如取此說，則意味著簡本「始也於我」按照意思斷要被斷成「始也，於，我」，文氣過於支離破碎；另外，「唉，我」這類哀嘆之語像今本那樣位於全詩開篇尚可接受，但在說完「始也」之後再說就頗顯奇怪了，作「於我始也」才比較合理。<sup>20</sup>第三種方案即便沒有安大簡的存在也很難成立，此說的一些問題沈文已有討論，讀者可參看。<sup>21</sup>總之，「於」是否可作動詞、表「厚」意，尤其在比較早的時候是否有這樣的用法，還值得進一步考慮。

最後來說第四種方案。整體來看此方案的問題在於不夠簡潔，簡本「於我」與今本「於我」的斷句和讀解都無法統一（斷句上，簡本要在「於」、「我」間斷開，而今本「於我」不斷開；讀法上，簡本「於」破讀而「我」不破讀，今

<sup>17</sup> 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 101。

<sup>18</sup> 〔清〕阮元校刻：《論語注疏》，收於《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5392。標點係本文所加，下同，不再一一說明。

<sup>19</sup>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4582。標點係本文所加，下同，不再一一說明。

<sup>20</sup> 「我」（歌部）和「渠」（魚部）、「餘」（魚部）、「簋」（幽部）、「飽」（幽部）均不押韻，不能用趁韻而倒來解釋為什麼不作「於我始也」而作「始也於我」。

<sup>21</sup> 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 101-102。

本「於」不破讀而「我」破讀），這種複雜程度讓人不免對其可靠性產生了些許懷疑。更重要的是，該方案還存在一些難以解釋的地方。如下表所示，該方案的底層邏輯是用今本的「於我乎」去對應簡本的「始也於」，將「於我乎」讀為「於焉乎」、「始也於」讀為「始也乎」之後，它們在詩中的功能便可趨於一致（無論是「在那個時候啊」還是「當初啊」都與「今也」形成呼應）：

表 2

今本首章	於我乎 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簡本首章	始也於我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 不稱權輿
今本二章	於我乎 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簡本二章	始也於我每食八

這樣做最不易解釋的地方在於：為什麼「于嗟乎—于嗟」和「於我乎—於我」這兩組異文是平行的但處理方式卻不相同？為什麼「于嗟乎」等於「于嗟+乎」，「於我乎」就不能看成「於我+乎」呢？這似乎不太合理。<sup>22</sup>另外，「於我乎—始也於」這樣的參差對應較為依賴「簡本的文本面貌較今本原始、今本由簡本變化而成」這一設定，即，如果要合理解釋異文的成因只能從簡本向今本推導而不能反過來推，<sup>23</sup>而這個設定是否一定符合事實，或許不是完全沒有考慮的空間。<sup>24</sup>基於這些原因，方案四也難以成立。

<sup>22</sup> 今本有「乎」而簡本無「乎」的情況在其他詩中也有出現，包括：〈汾沮洳〉「殊異乎公族—殊異公族」，〈桑中〉「期我乎桑中—期我桑中」、「要我乎上宮—要我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送我淇之上兮」。今本文本見〔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 758、663-664。簡本文本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 115、132（此處所引釋文取寬式）。

<sup>23</sup> 關於今本文本面貌的形成過程，沈培先生是這樣推測的：「頗疑在傳抄過程中『始也於我夏屋渠渠』曾被讀為『始也於我（焉）夏屋渠渠』，『於焉』被理解為『在那個地方』，『始也於焉』仍然可以講通。再進一步，『於焉』由表示『在那裏』被理解為『在那個時候』。既然『於焉』可以理解為『在那個時候』，它跟後面的『今也』自然就形成了呼應，於是就沒有必要保留『始也』，『始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有意刪除了。既然保留了『於我』，為了吟誦的必要或為了跟後面『于嗟乎』相一致，『於我』後面再加上了『乎』。這樣，就形成了毛詩本『於我乎』的面貌。」見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 108-109。按，依照沈文自身的邏輯，這種推演是合理的、必須的。

<sup>24</sup> 李林芳先生在對安大簡本《詩經》和今本《毛詩》作了全面的比對後，發現簡本句式的整齊性明顯高於今本且這種現象廣泛存在於各詩之中，結合文本流變的一般規律，他提出今本在句式層次上比安大簡本更顯古老，今本的文本來源於一個更早的《詩經》版本，

如果已有諸說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那麼就要嘗試去尋找一個更圓滿、更簡潔的解讀方案。讓我們再度回到基本材料，再一次從簡本和今本文本比較出發，梳理一下安大簡提供了什麼信息：

表 3

今本首章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簡本首章	始也於我 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 不稱權輿
今本二章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簡本二章	始也於我 每食八

拋開「四簋一八〔簋〕」這對異文不談，在詞句層面，簡本和今本文本的區別有二：一是「始也」的有無，二是「乎」的有無。今本兩章開頭的「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歷代解詩者皆認同它們描述的是過往情景，這是根據下文「今也」、「權輿」營造的語境所作出的推測。安大簡本的重要意義在於章首出現了「始也」，從而確鑿無疑地印證了這種一直以來的推測。可以說，今本的「始也」隱伏於語境之中，而簡本的「始也」顯現於文本層面。至於「乎」，今本有「乎」而簡本無「乎」，無論是視作簡本刪去「乎」還是視作今本增加「乎」，都能夠證明「乎」對於表意而言並無太大影響。

明確了「始也」一隱一現、「乎」可有可無這兩點，在考慮今本和簡本章首之句的解讀時就可聚焦於「於我」，並將之視為一個比較緊密的結合體來考慮。歷代《詩經》研究者多在「於」上動手腳，但這些嘗試最終都可謂「此路不通」，本文認為可以轉換思路，在「我」上想辦法。

今本《詩經》中的「我」或許並不單純，雖然多是人稱代詞，但也有幾處「我」很可能記錄的是別的詞。〈鄘風·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兄」，<sup>25</sup>

---

該本的面貌比安大簡本更為原始，參李林芳：〈《毛詩》較安大簡《詩經》文本的存古之處——句式整齊性的視角〉，《文史》2021年第1期，頁27-46。按，如其說成立，則簡本的面貌不一定比今本更原始，不一定能從「始也於我夏屋渠渠」往「於我乎夏屋渠渠」推。

<sup>25</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664。此句詩見於安大簡及阜陽漢簡《詩經》，今本之「我」，安大簡本作「義」，阜陽漢簡本《詩經》作「我」，見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133；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8。



俞樾《群經平議》、陳玉樹《毛詩異文箋》引《韓詩外傳》作「何以為兄」。<sup>26</sup>〈曹風·蜉蝣〉「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息／歸說」之「我」，鄭箋以「何」解之（「君當於何依歸乎？」），<sup>27</sup>陳玉樹謂：「『我』皆『何』之段音，與『于何從祿』文義相類。」<sup>28</sup>沈培先生讀〈蜉蝣〉「於我」為「於焉」。<sup>29</sup>總之，今本《詩經》中的「我」恐怕不全是人稱代詞，在這種情況下，將〈權輿〉中的「我」破讀不失為一條可以考慮的思路。

### 三、「於我」讀為「於宜」

本文認為簡本和今本「於我」之「我」應讀為「宜」、意思是「肉肴」，「於宜」的意思是「在肉肴方面」。以下詳作論述。

#### （一）「我」讀為「宜」、表肉肴

「我」讀為「宜」從音理和通假例兩方面來說皆無問題。「我」、「宜」均為疑母歌部；「宜」及从「宜」得聲之「誼」與从「我」得聲的「義」、「儀」在傳世及出土文獻中相通之例甚夥。<sup>30</sup>更關鍵的是，在《詩經》本身的異文系統中就出現了「宜」、「我」直接發生關係的例子——今本〈邶風·谷風〉「不宜有怒」，阜陽漢簡本作「【不】我有怒」。<sup>31</sup>總之，從通假的角度來說，將今本及簡本〈權輿〉「於我」之「我」讀為「宜」不存在障礙。

<sup>26</sup> [清]俞樾：《群經平議》，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群經總義類》第17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9，頁146；[清]陳玉樹：《毛詩異文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第7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5，頁231。按，通行本《韓詩外傳》與今本毛詩同。

<sup>27</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818。沈培先生指出鄭箋解「於我歸處」為「君當於何依歸乎」跟解〈小雅·白駒〉「於焉逍遙」為「今於何遊息乎」用語頗為相似。見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106。

<sup>28</sup> [清]陳玉樹：《毛詩異文箋》，卷5，頁231。

<sup>29</sup> 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105-106。

<sup>30</sup> 可集中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659，「義—宜」；頁659-660，「義—誼」、「儀—宜」。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16-317，「宜—義」、「宜—儀」；頁319，「義—宜」。此外，甲骨文有「我一宜」、「娥一宜」之例，見裘錫圭：《釋「求」》，收於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卷1，頁277-281。金文有「義一宜」（史牆盤、癸鐘、師旂鼎、儻匜、虢季鐘、秦子盞蓋、作冊卣）、「宜一義」（中山王響鼎、壺）之例。

<sup>31</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639；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頁5。這組異文的關係如何（是「宜」讀為「我」，還是「我」讀為「宜」，還是各自可通）有

「宜」字的本義就是「肴」，「係以俎案上畫出兩肉塊之形表意，肉塊之間被作一橫或兩橫的闌界隔開」。<sup>32</sup>名詞「宜」可表「肉肴」意（本文所說的「肉肴」既包括加工程度較淺的甚至是沒有經過什麼加工的肉，也包括加工程度比較高的肉類或含肉的餚饌）。這種用法的「宜」見於甲骨卜辭，如花東 480「御丁宜」的意思就是向丁進獻肉。<sup>33</sup>金文中亦有用例，如大万尊「尊宜」、「新宜軟」之「宜」，學者已指出應解作肉燒熟製成的肴饌；<sup>34</sup>又如宜脂鼎「燎（爨）宜」之「宜」，也宜理解為肉肴。<sup>35</sup>

就《詩經》文本內部而言，並未發現「宜」表「肉肴」之例，但這並不意味著{宜<sub>肉肴</sub>}這個詞在《詩經》中不可能存在，這個詞完全有可能在《詩經》中用了別的字來記錄。《詩經》中有些「宜」記錄的應是「享食」義的動詞{宜<sub>享食</sub>}，這也有助於說明名詞{宜<sub>肉肴</sub>}在《詩經》時代的語言中是存在的、是可以在《詩經》中出現的。其例見下：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魯頌·閟宮〉）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大雅·鳧鷖〉）<sup>36</sup>

這兩處「宜」馬瑞辰解謂「凡神歆其祀通謂之宜」。<sup>37</sup>按，〈閟宮〉〈鳧鷖〉兩詩中的「宜」與「饗」、「燕」對舉，宜理解成上帝、祖先、公尸「享食」，享食

---

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傾向於將今本「不宜有怒」讀為「不我有怒」。

<sup>32</sup> 陳劍：〈甲骨文金文舊釋「鬻」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1。

<sup>33</sup> 參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34-35。方稚松先生對甲骨卜辭中同類用法的「宜」略有總結，見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外記事刻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5-6。

<sup>34</sup> 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5-126。李家浩：〈大万尊銘文釋讀〉，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33。

<sup>35</sup> 謝明文：〈新出宜脂鼎銘文小考〉，《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37-238。謝文對「爨宜」提出了「爨宜」、「煎和」兩種可能的解讀，並傾向於後者，本文認為讀為「爨宜」、解作「燒煮肉肴」較優。

<sup>36</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1328、1157-1158。

<sup>37</sup> 〔清〕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44。

的內容就是「駢犧」、「嘉穀」。此外，〈鄭風·女曰雞鳴〉有兩處「宜」很可能也表「享食」，所在詩句作：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風·女曰雞鳴〉）<sup>38</sup>

毛傳謂「宜，肴也」，<sup>39</sup>一般認為毛傳解釋的是「與子宜之」之「宜」；王念孫認為「宜言飲酒」之「宜」亦當訓「肴」，兩個「宜」前後呼應，猶「弋言加之」之「弋」呼應「弋鳧與鴈」之「弋」。<sup>40</sup>各種《詩經》今注本往往將〈女曰雞鳴〉中訓「肴」的「宜」理解成「作肴」、「烹調食物、菜肴」之類，恐不可取，若「肴」表「作肴」，在「宜言飲酒」中與「飲酒」搭配頗為不協。聞一多引《說文》「肴，啖也」、《玉篇》「肴，俎實，又啖肉也」，認為〈鄭風·女曰雞鳴〉之「宜」與〈大雅·鳧鷖〉「公尸來燕來宜」用法相同，是動詞、意為「啖」，<sup>41</sup>可信。「宜」名詞動用，故而有「享食」一類義，「與子宜之」、「宜言飲酒」的意思是「同您一起享食鳧與鴈」、「享食而飲酒」；毛傳、王念孫以「肴」訓這兩處「宜」與此解並不衝突，因「肴／穀」有「食」義。<sup>42</sup>總之，上舉諸例表明《詩經》中存在動詞{宜<sub>享食</sub>}，由於這大概率是名詞動用的結果，可推出《詩經》時代理應存在名詞{宜<sub>肉肴</sub>}，換言之，{宜<sub>肉肴</sub>}詞如果出現在《詩經》裡是合理的。既然如此，本文將〈權輿〉之「我」讀為「宜」、解為「肉肴」（即「我」字記錄{宜<sub>肉肴</sub>}詞）應當可行。

## （二）「於我（宜）」之「於」及相關諸句的理解

將「我」讀為「宜」後，接著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於宜」是什麼意思？「於」怎麼解釋？本文認為這個「於」是介詞，引進動作行為或情況適用的範圍，可以翻譯成「在……方面」，類似於英文的 in terms of。這種引進範圍的「於」應

<sup>38</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 719。

<sup>39</sup> 同上註。

<sup>40</sup> 〔清〕王引之著，錢文忠等整理，朱維錚審閱：《經義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頁 148。

<sup>41</sup> 聞一多：《詩經通義》，收於孫黨伯、袁寥正主編：《聞一多全集》第 4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02。另，余冠英《詩經選》引一說謂「宜讀為齏，啖食」，與聞一多之說接近，參余冠英：《詩經選》，頁 85。

<sup>42</sup> 〈魏風·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穀」的「穀」，《釋文》謂「穀，本又作肴」。一般認為「其實之穀」即「穀其實」，此「穀／肴」就是「食、吃」的意思。

該就是從最常見的引進處所的「於」變來的，「於」所引進的「範圍」其實就可以理解成抽象的「處所」。如：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左傳·昭公元年》）<sup>43</sup>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sup>44</sup>

《左傳》這例從不同角度對「蠱」進行了解釋，「於文」的意思是「就文字而言、在文字方面、在文字上」，「於」所引進的介賓結構限定「皿蟲為蠱」的適用範圍。第二例中的「於從政乎何有？」是說「就從政而言，有什麼困難呢？」也是用「於」字結構限定「何有」的適用範圍。

〈權輿〉「於我（宜）」之「於」也是同樣的用法，介詞「於」引進「宜」作狀語出現在「夏屋渠渠」、「每食四（簡本作八）簋」之前，表示它們所描述的是「宜」這方面的事情。「於宜」的意思是「在肉肴方面」。

下面再將「於宜」放回到〈權輿〉詩中去體會。今本首章「於我（宜）乎，夏屋渠渠」可大致翻譯為「在肉肴方面啊，夏屋深廣」，<sup>45</sup>二章「於我（宜）乎，每食四簋」可譯為「在肉肴方面啊，每次吃都用四個簋」。<sup>46</sup>相應地，安大簡本首章「始也於我（宜），夏屋渠渠」即「當初在肉肴方面，夏屋深廣」，二章「始也於我（宜），每食八簋」即「當初在肉肴方面，每次吃都用八個簋」。無論「始也」出現還是不出現，這些都是在描述過往，與如今的景況形成對比。首章感慨的是當初盛放肉肴的食器又大又深，對比的是「今也每食不飽」（如今每次吃飯都吃不飽）；二章則感慨當初盛放肉肴的食器數量多，對比的是「今也每食無餘」（如今每次吃飯都沒有剩餘）。需特別說明的是，「每食四（簡本作八）簋」的「食」宜理解成單純的「吃」義，「食」的對象是前一句中出現的「宜」即肉肴。「每食不飽」、「每食無餘」中的動詞「食」則應該視作綜合性動詞，其動作對象在詩中沒有言明，而是作為語義構成要素包含在了動詞之

<sup>43</sup>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頁4397-4398。

<sup>44</sup> [清]阮元校刻：《論語注疏》，頁5382。

<sup>45</sup> 「夏屋」應理解為食器而非房屋，詳見本文第四節第二小節。

<sup>46</sup> 簋這種器物是可以盛放肉肴的，詳見本文第四節第一小節。

中；<sup>47</sup>這兩處「食」的動作對象是一切可吃的食物（很多情況下主要指的是各種穀物加工製成的主食），可以翻譯成「吃飯」。<sup>48</sup>

可以看到，將「我」讀為「宜」之後，那種今昔對比相較於此前一般的理解就又多了一個層次，落差顯得更為強烈——過去吃肉食這種高級食物都要用很大很深的食器裝，都要用很多個食器裝，即過去吃肉食都能敞開吃、吃得很多；而現如今吃普通的飯食都不能填飽肚子，都會吃到一點不剩舔乾淨的地步。

#### 四、〈權輿〉其他字詞

解讀了「於我」之後，為更圓滿地貫通〈權輿〉詩意，還要對這首詩其他幾處字詞作一些補充解釋。

##### （一）「宜」可以與「簋」搭配

首先要解釋的是「於我乎，每食四簋」中「宜」和「簋」搭配的問題。「在肉肴方面啊，每次吃都用四個簋」這種理解如果成立，就意味著肉肴盛放於簋中，而簋一般都認為是用來盛放黍稷等穀物糧食的食器，那麼這中間是否存在矛盾呢？

這種矛盾其實是不存在的，簋的功用並不像過去以為的那樣單純，盛放肉食完全可以。就實物證據而言，考古出土的銅簋或陶簋中已多次發現存留獸骨的情況，見於安陽郭家莊、扶風齊家、河南平頂山。<sup>49</sup>此外，出土文獻材料也可同時佐證這點。1935年安陽侯家莊西北崗1003號墓葬出土了一件石簋的四

<sup>47</sup> 關於綜合性動詞（或稱融合性動詞），可略參蔣紹愚：《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38-146；楊榮祥：〈論「詞類活用」與上古漢語「綜合性動詞」之關係〉，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69-85；宋亞雲：〈漢語從綜合到分析的發展趨勢及其原因初探〉，收於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66-102；胡敕瑞：〈從隱含到呈現（上）——試論中古詞彙的一個本質變化〉，收於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21頁；胡敕瑞：〈從隱含到呈現（下）——詞彙變化影響語法變化〉，收於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99-127。

<sup>48</sup> 現代漢語的「吃飯」可泛指吃東西，但在很多情況下吃的主要就是穀物主食。

<sup>49</sup> 已有研究者對這些材料作了收集和總結，見任雪莉：《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簋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36-37。

塊殘片，其中兩塊屬簋耳，接合後可復原出一篇完整的十二字銘文，拓本及釋文如下：<sup>50</sup>



圖 1

辛丑，小臣繇(學)<sup>51</sup>入卑(禽)宜，才(在)喜，弓(以)設(簋)。

簋銘之「入」表獻納（這個詞也可用「內」、「納」來記錄）；「禽宜」或表「禽鳥之宜、禽鳥製成的肉肴」，或表「擒獲物之宜、擒獲物製成的肉肴」。<sup>52</sup>這裡

<sup>50</sup> 著錄殘簋圖版及研究簋銘的論著主要有：高去尋：〈小臣繇石設的殘片與銘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冊（1957年5月），頁593-609，「圖版壹」、「圖版貳」；梁思永著，高去尋輯補：《侯家莊第四本1003號大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年），頁45-48，「圖版貳陸」、「圖版貳柒」；胡厚宣：《殷虛發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97，「影本及摹本」；李學勤：〈談小臣系玉璜〉，《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1998年8月），頁11-13；李學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銘文〉，《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173；朱光華：〈釋小臣系石簋銘文與小臣系諸器〉，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324-328。

<sup>51</sup> 此字亦見於其他商代文字資料，或釋為「系」、「繇」等，此從裘錫圭先生之說釋為「學」，詳參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卷3，頁283-284；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釋（七篇）〉，《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卷1，頁351-352。

<sup>52</sup> 這兩種可能的理解李學勤先生皆已提出，原文作：「『禽』，《爾雅·釋鳥》：『鳥也。』『宜』，《爾雅·釋言》：『肴也。』……小臣系所入以鳥類之肴為主。」李學勤：〈商至周初的玉

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以簋」。李學勤先生解「以」為「及、與」，認為簋銘說的是小臣孳進獻「宜」的同時附進「簋」。李先生之所以要這樣理解「以簋」，大概還是受到了簋為盛黍稷之器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sup>53</sup>本文認為這裡的「以」就是介詞，引介動作憑藉的工具；「以簋」表「宜」是盛放在「簋」中進獻的，或者說進獻「宜」所憑藉的工具是「簋」。這篇銘文的意思是：「辛丑這天，名叫孳的小臣獻納了禽類肉肴（或擒獲物所製的肉肴），在畀地，用簋（盛放）。」總之，這篇石簋銘文也證明肉肴可置於簋中，從而說明〈權輿〉「我（宜）」、「簋」的搭配可以成立。

可附帶一提的是，知道了簋的功用其實並不像過去所以為的那般單一之後，再去看《詩經》中的一些詩句可能會有更多的體會。〈小雅·大東〉有謂「有饌簋飧，有球棘匕」，〈小雅·伐木〉有謂「於粢洒埽，陳饋八簋」，這兩例中的「飧」和「饋」舊注常以「黍稷」、「熟食」解之，如〈大東〉毛傳：「飧，熟食，謂黍稷也。」<sup>54</sup>〈伐木〉鄭箋：「陳其黍稷矣。」<sup>55</sup>此外，學者已辨明「飧」指水澆飯。<sup>56</sup>按，〈大東〉之「飧」與〈伐木〉「饋」所處的語境都是極力描寫食物之豐盛，理解成單純的水澆飯或者煮熟的穀物糧食似乎稍顯寒酸，或許這兩例中「飧」、「饋」所指者是烹熟的、混合肉類或肉汁的穀物熟食，是「高級食物」。<sup>57</sup>陝西侯馬絳縣衡水西周柶國墓地 M1011 出土的一件銅簋內殘留了大

石器銘文》，頁 173。「『納擒宜』指向商王獻納狩獵所獲動物製成的肉食」。李學勤：〈談小臣系玉瑗〉，頁 12。

<sup>53</sup> 李先生原文謂：「『以』，意思是及、與。小臣系所入以鳥類之肴為主，佐以盛有黍稷的簋，故云『以簋』。」李學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銘文〉，頁 173。「『以』訓為『與』。小臣系進獻肴肉，同時呈上此簋。獻肉為什麼要附進簋呢？原來簋是盛黍稷的，和肉食配合進餐，所以在文獻和古文字材料中多以烹肉的鼎與盛黍稷的簋聯稱。此處宜、簋並舉，情形也是一樣」。李學勤：〈談小臣系玉瑗〉，頁 12。王子楊先生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將簋銘之「以」解釋為「延及、連帶」一類意思，見王子楊：〈談甲骨文「以」的一種用法〉，收於李學勤、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編：《出土文獻（第十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頁 29。

<sup>54</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 987。

<sup>55</sup> 同上註，頁 878。

<sup>56</sup> 參龔小軍：〈「觥飯不及壺飧」舊說辨正——以《篆隸萬象名義》印證《說文》一例〉，收於《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三十八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 年），頁 23-49；亦參陳劍：〈《周頌》「為下飧拏而饋之」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835>，瀏覽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

<sup>57</sup> 〈伐木〉之「饋」甚至有可能指的就是熟肉，也許就是用同詩提到的「肥羜」、「肥牡」製成的。

量黑色碳化物，經科學分析，確定該簋原本盛放是一種大米和肉類混合烹製的產物。<sup>58</sup>盛於簋中的「飧」、「饋」也有可能實際上指的就是這類肉羹熟食。

## (二)「夏屋」

「於我乎，夏屋渠渠」的「夏屋」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也需作進一步的明確。以往對〈權輿〉「夏屋」的解釋分歧較大，或以「夏屋」所指者為饌食器具，或認為它說的是宮室房屋。<sup>59</sup>

這種分歧在漢人那裡便已存在。鄭箋以「具」解「屋」，在申講文意時將「夏屋」譯作「禮食大具」（毛傳已訓「夏」為「大」，箋從之）。<sup>60</sup>王肅的解義方向與鄭箋不同，孔疏引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sup>61</sup>可見王肅認為〈權輿〉之「夏屋」應理解成「大的房屋」。另外，韓詩亦以「屋」為屋宇之屋，但以「夏」為夏商之夏。<sup>62</sup>詩經學傳統之外，還有其他材料表明〈權輿〉之「夏屋」指房屋的觀點在漢魏時已頗有影響，如《楚辭·哀郢》「曾不知夏之為丘兮」注：「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sup>63</sup>《楚辭·招魂》「冬有突廈」注：「廈，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廈，一作夏。」<sup>64</sup>王逸解「夏／廈」為屋、殿時均直接引用了〈權輿〉之句。

在考慮〈權輿〉「夏屋」應取何種理解之前，需強調這樣一點：先秦漢文獻中確實存在明確指房屋的「夏屋」，<sup>65</sup>鄭玄當然也承認這一點（鄭注《禮記·

<sup>58</sup> 楊益民、金爽、謝堯亭、黃文川、王昌燧：〈絳縣倮國墓地銅簋的殘留物分析〉，《華夏考古》2012年第3期，頁67-71。

<sup>59</sup> 舊注、經史筆記中關於「夏屋」的解釋可集中參看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頁2916-2920；劉毓慶等編撰：《詩義稽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352-1358。

<sup>60</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796。一般認為鄭箋所謂「禮食大具」之「具」就是器具之具，馬瑞辰則將箋文之「具」理解為饌，認為箋以「大具」解「夏屋」是將「夏屋」理解成「盛饌」、「飧飯」之類，見〔清〕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頁1144。

<sup>61</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796。

<sup>62</sup> 《通典》：「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傳曰：周，夏屋而商門。」見〔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55，頁1544。亦可參〔清〕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59-461。

<sup>63</sup> 〔宋〕洪興祖著，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5。

<sup>64</sup> 同上註，頁203。

<sup>65</sup> 如《淮南子·本經訓》「乃至夏屋宮駕」（高誘注「夏屋，大屋也」）、《法言·吾子》「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幘也」、《楚辭·大招》「夏屋廣大，沙堂秀只」，這些「夏屋」



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之「夏屋」時即以「門廡」釋之），<sup>66</sup>但這並不意味著〈權輿〉之「夏屋」就要理解成房屋。

本文認為〈權輿〉之「夏屋」仍應理解成某種饌食器具。首先，如果從〈權輿〉本身的語境出發，就會覺得解「夏屋」為宮室房屋與全詩頗為不協——「每食無餘」、「每食四簋」、「每食不飽」三句皆明言飲食之事，何以「夏屋渠渠」獨言房屋？這一點孔疏便已明確提出。本文將「我」讀為「肉肴」義的「宜」後，「於我乎，夏屋渠渠」中的「夏屋」也就更加無法理解成房屋了。總之，就與同詩其他詩句的和諧程度而言，「夏屋」理解成某種饌食器具明顯優於理解成房屋。其次，饌食器具以「屋」命名並不奇怪，最適合拿來類比的是〈魯頌·閟宮〉「籩豆大房」的「大房」。「大房」即俎，是祭祀時盛放牛羊等祭品的用具，素無爭議。饌食器具既然可以用「房」命名，那麼以「屋」命名也是可以理解的。作為饌食器具的「夏屋」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器物呢？前人或以「夏屋」為大俎、「夏屋」猶「大房」，<sup>67</sup>這種意見值得重視，甚至「夏屋」、「大房」為一物之異名的可能性也完全存在。

### (三)「甬(稱)」

最後需要補充解釋的是安大簡本「不甬(稱)權輿」的「甬(稱)」。今本作「不承權輿」，毛傳謂：「承，繼也。權輿，始也。」<sup>68</sup>此「承」表繼承之意，古今無異議。安大簡本作「甬」，整理者注釋說：「『甬』，讀為『稱』。……《荀子·禮論》『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楊倞注：『稱，謂各當其宜。』上古音『甬』屬昌紐蒸部，『承』屬禪紐蒸部，音近可通。」<sup>69</sup>沈培先生指出「不稱權輿」與「不承權輿」可以各自成立，並引《漢書》「甚不稱在前時」為證。<sup>70</sup>

本文贊成沈培先生的意見，簡本之「甬(稱)」不必與今本之「承」牽合為一。這個「稱」就是「相當、相符」的意思。今本「不承權輿」言繼承延續

肯定只能理解成房屋。

<sup>66</sup> 鄭玄注原文作「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儀禮·士冠禮》鄭注言「周制，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也可看出鄭玄同意「夏屋」在某些語境中可指房屋。分見〔清〕阮元校刻：《禮記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798、2043。

<sup>67</sup> 參〔清〕胡承珙著，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頁596-597。

<sup>68</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796。

<sup>69</sup>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114。

<sup>70</sup> 沈培：《〈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頁110。

當初的情況，簡本「不稱權輿」言與當初的情況相當相符，用詞雖然有別，但總體的表意方向是一致的。

## 五、結論

最後，本文的主要觀點可總結如下：今本〈權輿〉兩章開頭「於我乎」之「我」應讀為「宜」、表「肉肴」，「於我（宜）乎」的意思是「在肉肴方面啊」；「於我（宜）乎，夏屋渠渠」、「於我（宜）乎，每食四簋」如前人所言是在追憶過往情景，說的是過去吃肉這種高檔食物都要用很大很深的食器裝、要用很多個食器裝，與其後的「今也每食無餘」、「今也每食不飽」形成鮮明的落差，從過去大魚大肉享用不盡到如今粗茶淡飯食不果腹，境遇凋零可見一斑。安大簡本有關簡文的斷讀和理解也當與今本統一，簡文「始也於我（宜）」意為「當初在肉肴方面」；簡本明言「始也」，使〈權輿〉今昔對比的脈絡清晰可見。

〈權輿〉「於我」如何解讀，不僅是一個字詞問題，還與對全詩詩旨的把握高度關聯、彼此牽制。如要展示《詩經》具體字詞訓釋與詩旨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一例上佳樣本。本文在結束之前，還想就〈權輿〉的詩旨略作說明。

先大致梳理歷代對〈權輿〉詩旨的解說。詩序云：「〈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sup>71</sup>歷代多認同此詩描寫的是君主給予臣下（即詩中的「我」）的待遇不能始終如一，對詩旨的各種闡釋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略加變化：或從詩序之說將君落實為秦康公（則「先君」為秦穆公），或認為乃是泛言；或以為偏重刺君，或以為偏重自傷自嘆；<sup>72</sup>或認為詩所言者僅為飲食之事，或認為係以小見大，意在彰君之過、刺禮之衰。<sup>73</sup>至於現代，史學界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研究先秦社會變革。大概是受到了這一風潮的影響，《詩經》研究者開始跳出詩序所劃的解釋框架，剝離掉「君」這一層，認為〈權輿〉詩的背景是春秋時代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這是失去土地

<sup>71</sup>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頁796。或標點為「……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sup>72</sup> 一般認為是感慨自己的待遇不如從前，或作進一步發揮，認為詩人感慨的是懷才不遇。如清人魏源《詩古微》中編之四〈秦風答問〉云：「長鉞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見[清]魏源：《詩古微》，收於《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436。又如，余培林：「此述始受優禮而終遭冷落之詩，然實有『長鉞歸來』之意。」見余培林：《詩經正詁》，頁249。

<sup>73</sup> 持此類說法者如：[清]胡承珙著，郭全芝校點：《毛詩後箋》，頁596（胡承珙亦引姜炳璋《詩序廣義》之說）；[清]方玉潤著，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79-280。

的沒落貴族回憶舊時生活，感傷今不如昔。<sup>74</sup>綜觀之，歷代學者把握〈權輿〉詩旨時或認為存在君臣兩方（寬泛點說，即人我兩方），或認為只有我一方。明確了這一點之後，再去看待以往關於「於我」的兩類主流解讀，便會發現它們和兩種詩旨框架之間存在較明顯的對應關係：舊儒幾乎都接受詩序所訂立的闡釋框架，多將「於我」理解成「（君／人）對我」；而拋棄了詩序框架的現代《詩經》研究者，基本都傾向於將「於」理解成嘆詞。<sup>75</sup>出現這種對應現象是很自然的，「（君／人）對我」這種解釋與詩序的闡釋框架彼此高度依存——「於我＝對我」只有在那個存在人我兩方的框架內方可能成立；同時，該框架也完全依賴於對「於我＝對我」這個解釋，如撇開「於我」，全詩沒有其他字詞可以印證詩序這種存在人我兩方的闡釋框架。

「於我」彷彿一根獨木支撐著詩序搭建的闡釋框架，本文將「我」改讀為「宜」相當於抽掉了這根獨木，那麼〈權輿〉的詩旨當然也就和「君對臣／人對我不能始終如一」沒有關係了，這首詩應當就是某人感慨自己生活水平遠不如前。眾所周知，詩序有其自身的目的性和系統性，對詩旨的解說很多時候並不符合詩的原始語境，甚至會有較大程度的扭曲。若與詩序緊密捆綁、以詩序為預設去解讀詩中的具體字詞，在缺乏佐證的情況下，有時候是比較危險的。

【責任編校：謝雅玲、黃競緯】

## 徵引文獻

### 專著

〔漢〕應劭 Ying Shao 著，王利器 Wang Liqi 校注：《風俗通義校注》*Fengsu tongyi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年。

〔唐〕杜佑 Du You 著，王文錦 Wang Wenjin 等點校：《通典》*Tong d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8 年。

<sup>74</sup> 持此類意見的詩經今注本如：余冠英：《詩經選》，頁 134；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34；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 360；高亨：《詩經今注》，頁 175；向熹：《詩經譯注》，頁 184。比較早提出這種意見的可能是郭沫若，他認為周室東遷以後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期，〈權輿〉詩反映的是舊家貴族破產、社會關係發生動搖，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172。

<sup>75</sup> 偶有例外，如沈培先生文不將「於我」解為介詞引進對象，同時也不接受詩序的詩旨框架。

- [宋]洪興祖 Hong Xingzu 著，白化文 Bai Huawen 等點校：《楚辭補注》*Chuci bu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清]王引之 Wang Yinzhi 著，錢文忠 Qian Wenzhong 等整理，朱維錚 Zhu Weizheng 審閱：《經義述聞》*Jingyi shuwe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12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著，吳格 Wu Ge 點校：《詩三家義集疏》*Shi sanjiayiji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清]方玉潤 Fang Yurun 著，李先耕 Li Xiangeng 點校：《詩經原始》*Shijing yuan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ebe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ebe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論語注疏》*Lunyu zhushu*，收入《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eben* 第 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禮記正義》*Liji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刻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eben*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清]牟應震 Mou Yingzhen：《詩問》*Shi we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Xuxiu siku quanshu, jing bu, shi lei* 第 6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
- [清]郝懿行 Hao Yixing 著，吳慶峰 Wu Qingfeng、張金霞 Zhang Jinxia、叢培卿 Cong Peiqing、王其和 Wang Qihe 點校：《爾雅義疏》*Erya yish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10 年。
- [清]胡承珙 Hu Chenggong 著，郭全芝 Guo Quanzhi 校點：《毛詩後箋》*Maoshi houjian*，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9 年。
- [清]俞樾 Yu Yue：《群經平議》*Qunjing pingy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

- 群經總義類》*Xuxiu siku quanshu, jing bu, qunjing zongyi lei* 第 17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
- 〔清〕馬瑞辰 Ma Ruichen 著，陳金生 Chen Jinsheng 點校：《毛詩傳箋通釋》*Maoshi zhuanjian tong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9 年。
- 〔清〕陳玉樹 Chen Yushu：《毛詩異文箋》*Maoshi yiwen jia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Xuxiu siku quanshu, jing bu, shi lei* 第 7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
- 〔清〕魏源 Wei Yuan：《詩古徵》*Shi gu zheng*，收入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 Wei Yua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校：《魏源全集》*Wei Yuan quanji* 第 1 冊，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2004 年。
- 方稚松 Fang Zhisong：《殷墟甲骨文五種外記事刻辭研究》*Yinxu jiaguwen wuzhong wai jishi keci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1 年。
- 梁思永 Liang Siyong 著，高去尋 Gao Quxun 輯補：《侯家莊第四本 1003 號大墓》*Houjiazhuang disiben 1003hao dam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1967 年。
- 白於藍 Bai Yulan：《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Zhanguo qinhan jianbo gushu tongjiazi huizuan*，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2012 年。
- 任雪莉 Ren Xueli：《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簋卷》*Zhongguo gudai qingtongqi zhengli yu yanjiu, qingtong gui juan*，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16 年。
- 向熹 Xiang Xi：《詩經譯注》*Shijing yizh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3 年。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Anhui daxue hanzi fazhan yu yingyong yanjiu zhongxin 編，黃德寬 Huang Dekuan、徐在國 Xu Zaiguo 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1)*，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9 年。
- 余冠英 Yu Guanying：《詩經選》*Shijing xu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79 年。

- 余培林 Yu Peilin：《詩經正詁》*Shijing zhenggu*，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2007 年。
- 屈萬里 Qu Wanli：《詩經詮釋》*Shijing quanshi*，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2016 年。
- 胡平生 Hu Pingsheng、韓自強 Han Ziqiang：《阜陽漢簡詩經研究》*Fuyang hanjian shijing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8 年。
- 胡厚宣 Hu Houxuan：《殷虛發掘》*Yinxu fajue*，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 姚萱 Yao Xuan：《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 buci de chubu yanjiu*，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6 年。
- 高亨 Gao Heng：《詩經今注》*Shijing jin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9 年。
- 高亨 Gao Heng 纂著，董治安 Dong Zhian 整理：《古字通假會典》*Guzi tongjia huidian*，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9 年。
- 郭沫若 Guo Moruo：《中國古代社會研究》*Zhongguo gudai shehui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1 年。
- 陳子展 Chen Zizhan 著，徐志嘯 Xu Zhixiao 編：《詩經直解》*Shijing zhijie*，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 黃典誠 Huang Diancheng：《詩經通譯新詮》*Shijing tongyi xinquan*，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2 年。
- 程俊英 Cheng Junying：《詩經譯注》*Shijing yi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 年。
- 程俊英 Cheng Junying、蔣見元 Jiang Jianyuan：《詩經注析》*Shijing zhux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1 年。
- 蔣紹愚 Jiang Shaoyu：《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Hanyu lishi cihuixue gaiyao*，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5 年。
- 聞一多 Wen Yiduo：《詩經通義》*Shijing tongyi*，收入孫黨伯 Sun Dangbo、袁謩正 Yuan Jianzheng 主編：《聞一多全集》*Wen Yiduo quanji* 第 4 冊，武漢 Wuhan：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renmin chubanshe，1993 年。

魯洪生 Lu Hongsheng 主編：《詩經集校集注集評》*Shijing jijiao jizhu jiping*，北京 Beijing：現代出版社 Xiandai chubanshe，2015 年。

劉毓慶 Liu Yuqing 等編撰：《詩義稽考》*Shiyi jikao*，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2006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子楊 Wang Ziyang：〈談甲骨文「以」的一種用法〉“Tan jiaguwen ‘yi’ de yizhong yongfa”，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Jiaoyubu renwen shehuikexue zhongdian yanjiu jidi、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 wenxian yu zhongguo gudaiwenming yanjiu zhongxin 等編：《出土文獻（第十輯）》*Chutuwenxian (di shi j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7 年。

朱光華 Zhu Guanghua：〈釋小臣系石簋銘文與小臣系諸器〉“Shi xiaochen xi shigui mingwen yu xiaochen xi zhuqi”，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所 Henan daxue jiaguxue yu hanzi wenming yanjiusuo 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三輯）》*Guwenzi yanjiu (di sanshisa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0 年。

朱鳳瀚 Zhu Fenghan：〈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Xinjian shang jinwen kaoshi (erpian)”，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liu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5 年。

李林芳 Li Linfang：〈《毛詩》較安大簡《詩經》文本的存古之處——句式整齊性的視角〉“Maoshi jiao andajian shijing wenben de cunqu zhi chu: jushi zhengqixing de shijiao”，《文史》*Wenshi*，2021 年第 1 期。

李家浩 Li Jiahao：〈大方尊銘文釋讀〉“Dawan zun mingwen shidu”，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出土文獻（第八輯）》*Chutuwenxian (di ba j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6 年。

李學勤 Li Xueqin：〈談小臣系玉瑗〉“Tan xiaochen xi yuyuan”，《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第 3 期，1998 年 8 月。

李學勤 Li Xueqin :〈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銘文〉“Shang zhi zhouchu de yu shiqi mingwen”, 《李學勤文集》*Li Xueqin wen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05 年。

沈培 Shen Pei :〈《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Shi, qinfeng, quanyu maoshi ben yu andajian ben duidu*”, 收入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Xinan daxue 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zhongxin、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Xinan daxue hanyuyan wenxian yanjiusuo 編:《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十一輯)》*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jikan (di shiyi ji)*, 成都 Chengdu :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2020 年。

宋亞雲 Song Yayun :〈漢語從綜合到分析的發展趨勢及其原因初探〉“Hanyu cong zonghe dao fenxi de fazhan qushi ji qi yuanyin chutan”, 收入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三輯)》*Yuyanxue luncong (di sanshisan ji)*,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年。

胡敕瑞 Hu Chirui :〈從隱含到呈現(上)——試論中古詞彙的一個本質變化〉“Cong yinhan dao chengxian (shang): shilun zhonggu cihui de yige benzhi bianhua”, 收入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一輯)》*Yuyanxue luncong (di sanshiyi ji)*,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5 年。

—— :〈從隱含到呈現(下)——詞彙變化影響語法變化〉“Cong yinhan dao chengxian (xia): cihui bianhua yingxiang yufa bianhua”, 收入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編:《語言學論叢(第三十八輯)》*Yuyanxue luncong (di sanshiba ji)*,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8 年。

高去尋 Gao Quxun :〈小臣茲石磬的殘片與銘文〉“Xiaochen xi shigui de canpian yu mingwe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28 本下冊, 1957 年 5 月。

陳劍 Chen Jian :〈甲骨金文舊釋「𣎵」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Jiagu jinwen jiushi ‘jiang’ zhi zi ji xiangguan zhuzi xinshi”, 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er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楊益民 Yang Yimin、金爽 Jin Shuang、謝堯亭 Xie Yaoting、黃文川 Huang Wenchuan、王昌燧 Wang Changsui：〈絳縣倮國墓地銅簋的殘留物分析〉“Jiang xian peng guo mudi tonggui de canliuwu fenxi”，《華夏考古》*Huaxia kaogu*2012 年第 3 期。

楊榮祥 Yang Rongxiang：〈論「詞類活用」與上古漢語「綜合性動詞」之關係〉“Lun ‘cilei huoyong’ yu shanggu hanyu ‘zonghexing dongci’ zhi guanxi”，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Zhongguo shehui ke xueyuan yanjiusuo *Lishi yuyanxue yanjiu bianjibu* 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Lishi yuyanxue yanjiu (di liu j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3 年。

裘錫圭 Qiu Xigui：〈殷墟甲骨文字考釋（七篇）〉“Yinxu jiagu wenzi kaoshi (qi pian)”，《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aguwen jua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Zhanguo xiyin wenzi kaoshi san pian”，《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nwen ji qita guwenzi jua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釋「求」〉“Shi ‘qiu’”，《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Qiu Xigui xueshu wenji, jiaguwen jua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冀小軍 Ji Xiaojun：〈「觥飯不及壺飧」舊說辨正——以《篆隸萬象名義》印證《說文》一例〉“Gong fan buji hu sun’ jiushuo bianzheng: yi zhuanli wanxiang mingyi yinzheng shuowen yi li”，收入《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 *Zhongguo wenzi bianji weiyuanhui* 編《中國文字（新三十八期）》*Zhongguo wenzi (xin sanshiba q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12 年。

謝明文 Xie Mingwen：〈新出宜脂鼎銘文小考〉“Xinchu yizhi ding mingwen xiaokao”，《商周文字論集》*Shang Zhou wenzi lun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7 年。

學位論文

段伊晴 Duan Yiqing：《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集釋》*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1) jishi*，長春 Changchun：吉林大學中國史碩士學位論文 Jilin daxue zhongguoshi shuoshi xuewei lunwen，2021 年。

網路資料

陳劍 Chen Jian：〈《周馴》「為下殮拵而饋之」解〉“*Zhou xun* ‘wei xia sun gui er bu zhi’ jie”，「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g wangzhan，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835>，瀏覽日期：2023 年 4 月 23 日。